

蝴蝶泉邊

江燕基 著



亞洲出版社

江燕基 著

蝴蝶泉邊

江燕基



香港亞洲出版社

蝴蝶泉邊

著 者：江燕基

装帧设计：冷泽江

出版发行：香港亚洲出版社

地 址：香港葵冲大连排道144-150号

金丰工业大厦第一期16楼F座

E-mail: 308995719@qq.com

制版印刷：深圳市深港秀丽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13760295459

开 本：889×1194 1/16

印 张：23

字 数：350千字

初 版：2016年12月

印 次：201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962-492-266-0

定 价：45.00港币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从《簋》到《蝴蝶泉边》

香港·张诗剑

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共收入二十一位作家的文集。这“21”之数，就是新世纪之标志。这么多作家联袂出版大型丛书，向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献礼，这在香港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阵容鼎盛，意义深远。丛书获作家出版社大力支持，并作为图书“扶贫工程”，馈赠全国2008间县级以上图书馆收藏，供民众阅读。这项壮举，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传为佳话。

其中，江燕基的散文集《簋》，就是一本标新立异的书。

当时，他邀我为之作序，并为书名《簋》题签。

燕基兄在《簋·题记》中写道：“南山青青，绿竹幽幽；砍根竹子，削成簋片，簋片柔柔；灵秀十指，巧手优优，细将簋片织成簋。簋，肚大口小，天圆地方。肚大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口小如讷，可纳古今中外筹谋。

“簋，身揹一簋闯天涯，五湖四海浪荡游。

“簋，儿时用它盛虾蟹，长大用它装忧愁；村姑揹它云中走，渔郎揹它搏浪头。”

此“题记”的开头，即是一篇灵巧的小赋或谓古典散文诗，轻松活泼禅趣盎然。令人难忘的《簋》，是“危难之簋，欢愉之簋，忧患之簋，奋发之簋”；请君莫要小



看《筌》，它是“东方巨龙的大锦囊，中华民族的砥柱中流！”

从《筌》中，可见燕基兄文笔的热忱，幽默，风趣，泼辣，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一个“筌”，屹立神州数千年，作者的所有的家国情怀，都尽在筌中矣！

最近，燕基兄对我说，他又完稿新的散文集《蝴蝶泉边》，请我再为之作序。《蝴蝶泉边》，与《筌》一脉相承，一样贴近社会，紧扣生活，心系民情。《蝴蝶泉边》是书名，也是篇名。文题很美。书中，不少篇章都带有杂文的“火药味”。《蝴蝶泉边》，题目既像一首动听的抒情歌曲，又像优美的散文诗。它没有半火星，只有蹁跹起舞的蝴蝶和汨汨的清泉，充满诗情画意，又浪漫隽永。而另一篇《救救孩子》，让人想起八十年前，先哲鲁迅老夫的大声呐喊。燕基作文，很懂得点题，多以四字为之，随意而不落俗套，显得更为贴切，更具张力。

如果说，从《筌》中看到燕基的幽默特色，和浓浓的乡土情结的话，那么，在《蝴蝶泉边》，我们却闻到了杂文的火药味和淳厚的平民意识。杂文其实也属散文范畴。但杂文的感情色彩一般都较浓烈，甚至尖锐。散文题材广泛，故有越宽越泛越好，技巧无限，越灵活越好的说法。

《救救孩子》就是一篇尖锐揭露香港病态教育的杂文。教育的本义和责任，是“传道、授业、解困”。作者指出，港英政府“培养精英”的方法，却是用“自由”和“民主”两个汉堡大包，还加上“人权”可乐。把洋奴教育描绘得淋漓尽致。文章指出：“洋主子”的《圣经》是成功的，香港回归十几年了，“精英们的‘去中国化’，比港英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抽丝剥茧举三例剖析：三个小魔女漏夜持刀打劫的士司机；另三男一女用布包砖头袭击司机头部；两个小姐

妞用不同伎俩“做世界”。他们都是十二至十五岁中学生或无心向学的娃娃、妞妞。有个“勇敢”的靓女竟自吹：“什么没做过！吸烟，饮酒，吃白粉，日日落落的士高，夜夜跟男朋友做爱……”这就是他们强调“自由”、“民主”的精英斗士！

作者痛心的说：“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咬碎笔头，再说几句，假‘自由’、‘民主’之名而教的香港教育，长此下去，神仙上帝，都救不了我们的孩子了！”

品尝回味上述字义词锋，其杂文颇带“鲁迅之风”。

凡做事，就会有人出来指指点点。有些人对燕基的创作不以为然，竟认为他“没有资历”，不能登大雅之堂。我们不能说，谁的文章好，谁的就不好。其实，作家的选材不同，所处的时空环境各异，感悟程度不同，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不一样。

在诸多的文学形式中，散文所包含的门类最多，涉及的内容也最广，其中的变化奥妙，有如万花筒。但真正好的散文，应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保持鲜活。真正好散文的含金量，包含情感的深度，文化的思考，和知识的含量；我觉得，燕基的散文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

一般来说，作品是作家的自传。燕基是自学成材的作家。品评一位作家或作品，不要轻易以“资历”为准。所谓“资历”这包括学历和生活阅历。燕基虽然学历不高，但他的经历十分丰富。他务农、从工、从文，长期任职本港某报馆；他还涉猎文、史、哲、政诸领域，老而自学不辍。近年来，他连续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有散文，有长篇，也有中篇。他的散文集，连获两次全国大奖。

燕基，加油！加油！

2011年7月

目 录

序/从《簋》到《蝴蝶泉边》	香港·张诗剑
英雄倒下	1
一只马	5
一脚踢	10
又迟了	14
又说木棉	18
三从四德	22
土楼	26
六十万哀歌	30
六合彩	34
从此天下大乱	38
不要握手	42
不做规矩，不成方圆	46
水	50
世纪婚礼	54
母蠢爸懒	58
同学少年	62
老千	66
江嫂凉帽	70

你惊未	74
何辜老	78
男人老狗么办	82
和尚山	86
和实相生	90
幸福	94
幸福代价	98
信息时代	102
科学	106
穿针钱要打结	110
苧叶叛	114
桃花	118
笑不出口	122
迷茫少年	126
送货上门	130
救救孩子	134
扫街大姐	138
伞	142
博同情	146
富婆 · 穷汉	150
最受欢迎姑娘	154
港孩	158
无聊	162
碰得巧	166
睡不着	170
蜗牛	174

蝴蝶泉边	178
猪来狗去	182
尴尬岁月	186
还我肾来	190
断臂再植	194
难为了林则徐	198
书读完了	202
宠物	206
导游姑娘	210
权力·春药	214
穷得只剩下钱	218
竖子	222
补丁	226
钟	230
铛铛糖	234
银纸满天飞	238
后记	242

“英雄”倒下

穷汉饿得发慌，异想天开：若有餐饱饭落肚，发奋耕读，南山好种竹，北山好锄耨，从此再不捱穷。在《簋》中，曾提到葵福路天桥底，有一株木棉树苗；几年来长成大树，亭亭玉立。

可是，几天前走过，它却已萍踪杳然！去了哪？原来，时近秋冬，园林工人又要动刀子，斩斫修理属下的花木矣！天桥底长出参天大树，既妨碍车辆视线，又有倒下压毁司机之嫌，不杀何待。

事有恰巧。再往前踱过几步，在“扫街大姐”篇中，那株欲倒未倒，用细铁丝扯在铁丝网上的木棉树，七横八歪，躺卧地上；竟砸得曾保护它的铁丝网，亦仰天“暴尸”。拜台风所赐也。

九月是狂风暴雨旺季，太平洋上的台风，说来就来。气象专家说，台风虽然对地球造成巨大的破坏，但对于调节气候，调适生态环境，却是大有好处的。切身感受的是，台风一来，挟着暴雨，破坏力之巨，不言而喻，桥梁、水坝，房屋、建筑，机场、道路，多多少少都要受到破坏，甚至摧毁，还要刮倒许多大树、花木。

香港是个无根无柢的移民城市，市民都是新老“阿灿”。大家都是涌来这“冒险家乐园”里，闯荡世界的。赚了大钱的，移民美加英伦，叹世界；挣了小本的，回乡下盖祠堂修坟墓，做祖业。

物与人同。既然人是有根之人，造起物来，也无根无柢。不管是盖房子修马路，还是生孩子种花草，为的都只是钱！

就说植树绿化罢。香港到处是石屎森林，要想在这些高楼大厦中间种树，谈何容易。上面提到的两株凤凰树，都是种在混凝土花槽里的，长到一定程度，槽里的“粮食”土肥水都不够果腹，底下铜墙铁壁合围的混凝土槽，又不能让它的根系自由伸展发育，只好屈就，形成尾大不掉，“头重脚轻根底浅”的架势，台风、暴雨一来，当然逃不过“呜呼哀哉”。天桥底那株，斩得早，斩得好！

得政府恩泽，够资格享受旧区重建，拆掉咸水楼建和谐式的公屋。入住第五期，好不开心。时旁边第六期正大兴土木；第七期居屋，也成雨后春笋状。一眨眼几年，功德圆满。由于大楼都长高许多，腾出不少空地。空地上又修了不少花坛，一时绿草如茵，花木扶疏，繁花似锦，蜂飞蝶舞，鸟语花香。在众多石屎森林中，能居此神仙胜景，夫复何求！

“三等”之辈，对怕四幅闲墙，能走入花丛吐吐乌气，闻闻花香，听听鸟音，与同是“天涯沦落之人”，吹吹“水”，消解那个人人忌讳的汉字，带来的日渐日近的苦痛。

好花不常开，好境不长在。转眼日暮黄昏近古稀，头重脚踵眼朦胧。物与人同，楼下花木，也大多花残叶败，万木凋零。

花槽绿草，经不起铁扫帚日复一日疏爬；花槽变成小沙

漠。花树灌木，难忍大刀铁面无私斩斫，棵棵不但“寂寞开无主”，更成了“无边落木潇潇下”之态势。花槽里原本孜孜不倦耕耘的虫儿瓢儿蛹儿，没了腐枝枯叶做养料；扫得板结坚硬的沙土，又扼杀了虫儿的生存空间，钻不进去，爬不出来，了无生趣，云散烟消……

至于靠昆虫果腹的鸟们，深晓适者生存之道，村里既无虫可供享用，又无花籽木果疗饥；官们又放毒鼠药，又严令禁止村民喂饲鸟雀；长此以往的摧残，鸟们都被弄得骨瘦如柴，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

九月一场台风，把花坛里那株饭甑粗的参天树王也吹倒。

这株木棉树，是“阿灿”。几年前，居屋落成时，用大平板车从外地运来。当时，曾看见它，像乡下的巨木榨油槽，既没有枝杈叶芽，又没有根系，光秃秃一截孤木，头尾用稻草和尼龙布，裹得严严实实。种起来后，显得非常高大挺拔。树身用五条绳索，牵扯绑牢，以防倒下。着实欣赏专家们的杰作。第二年，木棉树开始抽芽，现出了盎盎生机。远看，如一株长柄蘑菇；近看，似位戴破笠巨人。可是，第二年、第三年……直至今今年，枝叶并无新长，更不开花结荚。九月台风一刮，颓然倒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人的好奇心，也许就是“做学问”的原动力。

出于好奇，曾去“瞻仰遗容”。

“尸体”所见，原来，当年，由“世界一流”的园艺专家指导下种树时，包裹根部的稻草和尼龙布，原封未动，并没有拆开；完好包裹着，令它根本无法接触土壤，吸收营养和水分。

第一年能抽芽长叶，全靠它自身贮存的“谷种”！更可笑的是，树木倒下的现场，留下的窟窿，直径六十厘米



左右；测度一下，“埋葬”这株巨木的墓塚坑——花槽的土壤，才只有三十厘米深，下面就是水泥板！可以想见，当时专家植树时，用起重机吊起树干，把树根连稻草带尼龙布，迳直竖在花槽底部，再用绳子把它绑牢固定，然后，培上泥土，大功遂告成矣……

这种“沙上建塔”，弄虚作假的绝技，除了香港那些喝咸水吃麦当劳的“专家”、“学者”，世人谁能做得出来？什么叫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这就是最好课堂！单说植树造林一项，就有很多“学问”可供参攷。

六十年前，香港跟内地一样穷。当时，虽然有好多资本源源流入本港，但是，有工无人做。直到五十年前，四十年前，大量内地人冒险偷渡来港，才为本港，增加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只求温饱的“牛”，受尽欺凌、压榨，用肩膀扛起“四小龙”的龙头。

几十年过去，“牛”的第三代、第四代，再不是牛崽，而衍化成老虎和蛇。他们不须劳碌已丰盈，坐享其成，大把自由享乐。

官说“单靠金融股票业，就可以养活七百万人。”谁家蠢牛崽还肯去艰苦奋斗，刻苦经营！

呜呼！“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东方巨龙颓然矣……

2009年11月16日

一只马

本港电视台，经常播放某牌子奶粉的广告。

画面上，声称“喝过该牌子奶粉”的精灵小朋友，满脸稚气指着天上滚滚流动的云彩，自豪地，信心十足地说：“一只马。”

像狗像马的云彩，诚然有。“经济动物”看了这广告，竟沾沾自喜，天花乱墜地吹嘘，他们的产品，果然神通广大，能教叻小朋友！面对如此“精灵”的孩子，不禁喉咙哽噎，悲从中来。

是谁，教蠢了我们的后代？

爱赌，贪婪，是人的天性、通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以掠夺“文化”为根基的大不列颠殖民者，侵占香港百五十多年，把人的贪欲，把四两博千斤的赌风，推到巅峰造极的地步。

百五十多年的奴化教育，重西轻中，重钱轻人，更重掠夺轻和衷，教化出大批“黄皮白心”，忘乎所以的上等奴才。

以东方的文化思维，一头牛，一匹马，一尾鱼，一朵

花，一条蛇，一棵树……这是条分缕析，十分普遍的常识，拿西方的哲学名词来说，就是认识事物的“概念”。

嫩伢细妹，牙牙学语，父母就会教他们；开蒙老师，更应教导他们正确、规范的认识事物。

奈何人妖颠倒。汉人学得胡人语，却在城头凶汉人。靠“皇恩圣谕”，教化出来的“经济动物”，从行止修为，到灵魂深处，都充斥着丑陋的铜臭。把“素质”当“质素”就见怪不怪了。

本来一匹马，赌马场上，变成“一只马”，“情有可原”。他们眼中，只有钱，没有“文化”由他去。可是，我们的报纸上，也是“一只马”；教科书上，也是“一只马”；父母长辈，人类灵魂工程师，也是“一只马”；专家学者官，更是“一只马”……

坊间童谣，已在唱“特价爸爸”，“零售妈妈”了，难保过不了多久，就会创造出“一头爸爸”、“一匹妈妈”的新词来！

字面上，像“潮流脉搏”，这样乱用辞汇，或一句话说，一半中文，一半英语，这种不伦不类的现象，还少吗？

或曰，商业用字，广告词语，茶楼、餐馆，肉档、菜摊，儿儿戏戏，不足为怪。且慢，堂堂教育殿堂，还有“悦读乐”呢！

看了，是笑掉大牙，还是七竅生烟！

像传染病毒一样，又臭又脏，蔓延流播的“洗手间”，又不知出自何章何典。自古以来，解决“三急”的地方，叫“茅厕”。文绉绉的说法叫“厕所”。大城市里，地方狭小，“厕所”往往兼具洗濯用途，称为“洗漱间”，或谓“盥洗室”。

“洗手间”作何用？洗手乎，“方便”乎？大乡里入城，处处洗手间，就是三急也不敢进去矣！余孤陋寡闻。愚以为，那些饱读番书，饮醉咸水，吃懵牛排、麦当劳的“竹笙崽”，根本不认得洗漱的“漱”字，更不用说“盥洗”的“盥”字了；可是，又要卖弄高贵的“绅士派头”，既不愿意沿用传统的土语俗句“厕所”，又吊不出半点“墨水”来，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以“漱”字近音的“手”字，来搪塞洋主子，愚弄市民，流播至今……

“车站入闸后，严禁饮食。”这是悦耳动听的女高音，是香港的形象。每天，几百万市民，游客，都要“享受”这一忠告。

香港，有“世界一流”的地下铁路系统。每天，肩负着把几百万官、绅、商、贾、士，名流，精英，游客；花得起钱的名媛，淑女，太太，搵食艰难的“人下人”……安全畅达，送到销金窝、名利所、搏斗场的重任。日日来去匆匆，几百万精英中，就没有一个叻叻崽，听得出大姑娘甜蜜中的破绽吗？车站原是一座固定的建筑物，并不是有生命的动物，无脚，怎么会“入闸”呢？它又是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钱的神仙上帝，何必“严禁饮食”？再说，那恶狠狠的“严禁”两字，地铁公司，莫不是把全港市民，作奴仆、为敌人，都推向对立面，要予以“严禁”制裁哉！

香港，作为一个商业大都会，很有些钱。有些人，就自以为天下老子第一，“吃到哪嫌到哪，走到哪骂到哪”的德性，令世人侧目。还有些头面人物，总爱标榜香港是这中心那中心；吹嘘这第一那第一的。可是，很不幸，老夫每每走进车厢，必先掩上耳朵，耷拉着脑袋。脆嫩的嗓音一响，辄浑身起鸡皮疙瘩，羞赧无所自容老身；恨不得车厢底，有个洞洞，钻

进去……

汉语言成语，每出必有典；是几千年来，约定俗成，一成不变流传下来的。可是，“东方之珠”的生孔夫子，一知半解的现代仓颉，却班门弄斧，硬要斩头去尾，改头换面，生安白造出些不伦不类，非驴非马，闹出让人笑有泪，哭无由的“新词语”来。

葵芳是“民主根据地”，民主的区议会大力宣传政迹：“葵情筑迹”，“葵首回眸”，“葵步向前”，“搜索现在……”的大字标语，通街通巷，既醒目又华贵。可是，你知道它说什么？

官们大言不惭，口沫横飞的演讲，把“差强人意”，说成“强差人意”，听众脸无处搁，他却嘻皮笑脸：“调错一个字啫。”

把“灵机一动”，变成“灵机一触”，太小儿科矣。

至于把“厉兵秣马”，写成“厉马秣兵”，这是堂堂教科书的伟大“发明”。这些“把战马放在石上磨；用粮草喂刀枪剑戟”的先进“文化”，只有香港的半唐番，才能够创造出来！

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比比皆是。街头巷尾，友侪相遇，互相介绍：“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先生……”半点不用自谦。

至于那些“天王级”的明星、靓姐，在公仔箱里亮相，在舞台上“献艺”，那姿势七歪八斜，扭臀露胸，就甭管它了。只要那金口一开，准保让你把昨夜吃下的饭菜，全都呕喷出来。

“今天请来的嘉宾，有我，和某某，某某……”

“今次参选的佳丽，有我，还有某某，某某……”